

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，我開始了新冠疫情後的第一次回中國包括台灣台北的旅行。經歷了這漫長的五年分隔，有機會能踏上回國之旅，面見闊別已久的家人、親戚、朋友和生我養我的上海，及心想已久、盼望登上的台灣島，心情是非常激動、感嘆萬千的。

在那難忘的2019年寒冷季節，我結束了自己熱心服務的家庭醫療衛生和康復工作生涯，定居在家。疫情期間，美國的公司、醫院通過網上上班、看病人、學生網上上課，以避免病毒感染和傳播。許多實體店門庭落市，很多關上了門。人們外出自覺戴上口罩，保持距離。一時間，馬路上行人稀少，這情況是罕見的。這場史無前歷的，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，由新冠病毒感染和傳播引起，大洋兩岸病例，死亡人數劇增。從武漢市的封城，方艙醫院的建立，到全國各地衆多城市、鄉村的封閉和重啓，這場災難喚醒了人們，珍視自己、家人和親人的生命，刻不容緩，提升了大家的生命意識。



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新冠疫情的爆發，死亡人數也是驚人之高。中國人民真是過了2-3年的苦日子。居家隔離，動員和組織企業，各家庭應對這場危機，更是一種不尋常的舉措。隨着新冠疫苗的接種和口服治療藥的發明，中國由全方位的封閉到迅速的開放，戰勝了疫情。

疫情後的上海和各地境況如何？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怎樣了？懷着這種關切和期盼的心情，我們開啓了回國的旅程。

一 在台北轉機

飛機緩緩地降落在台北桃園機場，我們將在此地作短暫的逗留，轉機去上海。機場的候機廳很整齊，乾淨，但樓層低些比浦東機場和美國的JFK機場，我好奇地打量着周圍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從家庭、學校、社會，國內或國外，所聽到的，看到的，關於台灣的人物、新聞、歷史、政治、經濟和軍事等，都和大陸有那么多的不同，爭議還是很多的。但此時此刻，想到的和感覺到的：同是中國人，改變不了的中國心。我們不久辦完了手續，來到五樓，這裏有幾家飯店、咖啡館和一張巨大的桃園機場模型。我們坐下，吃了一碗五香牛肉面和茶葉蛋，哇，好吃！（後來才知道，原來這是台北街頭飯店內最好吃的一種飯菜了）。

據稱這五樓還有觀景台，可以看到升降過往的飛機，我們欣步前往。通過了門廊，走上了露天觀景台。這天天氣晴朗，陽光明媚。眼前寬廣的飛機跑道，只見一架飛機向下滑行，成功地降落在跑道上。我猛地一抬頭，在直射的陽光下，我的右眼內呈現出那么多黑色條紋狀，絮狀的陰影。儘管我在離美以前，已看了醫生，但這麼多的異常，我心裏還是不由得發慌。家人建議我，與我在上海的醫生同學聯繫，是否能在上海看眼科醫生。不久我與嚴醫生接通了電話，老同學好久不見，互相問候，她提議我在幾個醫院可看眼科。另外，她還將繼續為我詢問。放下電話，我心裏充滿了希望。突然意識到能從台灣向上海打電話，這種喜悅，不言而語。

曾經是抗日戰爭，烽火連天，同仇敵愾；解放戰爭，國共分裂，誓不兩立；1949年後，炮轟金門，兩岸互不來往。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，三通的開啓，兩岸中國人民交流，貿易來往增加了。可統一大業，仍是困難重重。此時此刻，我從台灣打電話到大陸，豈不是可以同胞一家親？！

上海距離台灣不遠，1-2小時就到了。飛機在低空飛行，大地的輪廓，建築、河流、道路等看得很清晰。飛過長江口，一排排的集裝箱，排列整齊的吊車和江中的駁船，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。家，快到了。我按耐不住激動的心情，終於回到了這日夜思念的故土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不必苟以尋找那疫情所留下的烙印，卻說這次中國之行的一些印象深刻的，愉快的經歷吧。

二 在上海的日子里

每天早上，我迎着朝陽走出大門，感受着清新的空氣，那街道、弄堂乾淨整齊。開着店鋪的馬路上，人仍多，但不象過去那麼擁擠。據說“外地人”，“民工”都大部分離開了城市，另外人們都居住在高樓大廈內，空間分散了人流，許多工廠已遷移。無論走到那裡，鮮花、綠蔥蔥的

中國之行

大樹、樹林，給人以美好的印象。

我們與我分別五年之久的父親、家人、親戚團聚了，伊利華報曾經刊登過我的多篇文章——大洋彼岸坡月村的通信，我父親自癌症治療以來的10年中，每年有好幾個月的冬天，在溫暖如春的廣西巴馬養生和康復，現今仍積極投入民間中醫立法問題的研究。我們一起安排了一些旅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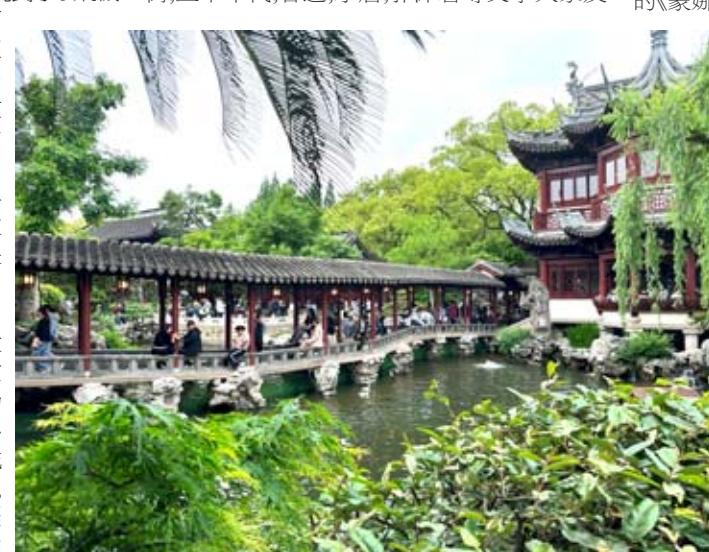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，號稱滬申，現今人們稱之為“魔都”。它不僅是“長三角”的主要城市，而是全國的第一大城市，無論在教育、科技、商貿等方面，都起到了領航、領頭作用。

上海有地鐵干道，含蓋到各個城區。北至嘉定，寶山，南到金山，奉賢，西抵松江，東可達浦東。便捷的地鐵，高質量的服務，無論從購票微信支付，還是上車乘車，都是輕鬆愉快的體驗。另外一個顯明的改變是滴滴出租車的運行，它真是“我們的好朋友”，我不得不說，我們第一時間想到招呼它，總是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。記得五月一日勞動節夜晚，我們離開了人山人海的外灘，穿過外白渡橋，來到北外灘。那裡離地鐵站太遠。我們隨即上網，叫了滴滴。它離我們的地點還比較遠，路上又堵車，它還是不嫌其煩地開了過來，態度和藹地讓我們上車，送我們到目的地。這種職業精神在他們的普遍表現中體現出來，即誠摯和善良的舉止。再舉一例，在一個偏僻的農村，人煙稀少的地方，我們以為不會有滴滴了，使人驚訝的是，十分鐘之內車就到達了。

中國有句老話“還鄉隨俗”，那麼風俗習慣，人情社會又有那些變化呢？事實上，這也是我們每天的經歷，關注的，但不用刻意尋求。無論在馬路上，居民區，飯店里，還是人流衆多的地鐵通道，站台。人們都是謹然有序地做事，友善地相處。以乘地鐵為例，從買票，過安檢，進站都是一體化，高效的機器操作。車廂乾淨明亮，年輕人自覺讓位給老人，敬老愛幼，聽不到大聲喧嘩。一反以往，甚至是5年-10年前的景況。人群的擁擠，焦慮的情緒不多見，代之以心平氣和，合作的精神。不難看出，疫情的災難，磨練了人的意志，培養了人的耐心。隨着各行各業的改變，人的觀念也改變了。

虹口公園，現稱魯迅公園，在大門的兩旁，新增添了一些飯店，有衆人喜愛的上海早點。大門沒大的變化，走進去就看到了那熟悉的，寬廣的大道和兩旁的草坪，樹蔭成林。可以看到各個年齡組的，早鍛鍊的人群。魯迅的紀念地就在中央花台的後方，那深沉，厚重的雕像，和周圍參天松柏，環境仍是那麼安然寂靜，後壁上有毛澤東主席書寫的“魯迅先生之墓”。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思想家、文學家和革命家，他在反封建、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中，用他的行動，以筆代戈，他的戰鬥精神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。正象他所說的：“願中國青年擺脫冷氣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，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。就令熒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”

順道來到離魯迅公園不遠的多倫路文化街，三十年代，魯迅、矛盾、郭沫若等文學大家及



丁玲、柔石等左聯作家，在此生活，和開展文學活動。我們步入一個具有中國古典傳統建築風格的教堂，鴻德堂，裡面坐了許多人，台上牧師正在佈道。

漫步石板路，兩邊的樓房都是青磚和紅磚相間，底層設有繪畫、文化用品和藝術品的店鋪，充滿着濃厚的文化氣息。沿着魯迅小道，可以看到完好保存的與魯迅先生有關的場所，其中包括故居、文化舊址。

來上海旅遊的人，一定會選擇去豫園、城隍廟。那是一群有中國古典建築風格的建築，富有民族氣息。城隍廟擁有各種上海、江南特色的小吃、菜系，還有一些

來自各地，乃至世界發達國家的食品。尤以老廟黃金，各種黃金首飾、工藝品、傳統工藝、文化用品、紡織和護膚等銷售為主。我們特意去看了豫園，它是著名的江南園林，始建於明朝時期，現今是文物保護單位。

豫園以它“設計精巧，佈局細膩，清幽秀麗，玲瓏剔透見長”，據介紹說。走進園內，只見大小假山、樓台、亭閣、山石溪流，景色旖旎。我們重點看了玉玲瓏，豫園的“鎮園之寶”，宋代遺石，距今一千年歷史；涵碧樓，一棟楠木雕花樓，典雅華麗，梁枋上雕刻有百餘種圖案；我們繞景而行，眾人都在拍照留念。園內保存着大量的古樹古木，及明清傢具、名人字畫、磚雕泥塑和其他文物珍品，體現出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。

另一個來上海旅遊的人大都會去的地方，黃浦江外灘。我們遊覽外灘那天，正是五一勞動節的夜晚。華燈初上，浦江兩岸一片通亮，霓虹燈，各色藝術燈光，貫穿衆多高樓大廈，很是精



位于浦東的上海博物館東館。它正在展出星耀中國——三星堆文物。

三星堆文物來自四川成都平原，文化內涵非常豐富，是古蜀文明的一部分。三星堆遺址，距今約4500年-2900年。這次展出的主要部分有陶器、禮儀用器包括玉石禮器和青銅禮器，及青銅獻祭用品、青銅面具等。而在三星堆文物中更神奇的部分是許多代表神權、宗教信仰的禮器，象金面具、青銅神樹、青銅面具等。通過參觀，我感嘆這些先民的勤勞和他們的智慧，也希望對蜀地人民和文化有更多的瞭解。在思索這些古蜀文物的特性的同時，我們不禁會想到它和中原文明的關聯。帶着這些疑問，我們參觀了中國古代青銅器展覽，從中得到了一些答案。

位於四川成都平原，長江上游流域的寶墩文化孕育了古蜀文明，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。出土于金沙遺址的玉琮，商代晚期，據考古發現源自於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，而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-4300年，是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。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，在良渚人的觀念里，玉器主要用來祭神並作為權力與身份的象徵，是標明身份的禮器。在三星堆文化中，玉琮和其它玉器，起到了相同的功能。

儘管三星堆文化中青銅禮器，有它的特殊性，非同尋常，但許多部分，仍有相同點，像商、西周時期的青銅酒器、盛食器等。據考古發現，古蜀文明的玉石禮器和青銅禮器具有中原地區、西北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特徵，這不僅是不同地區的工匠流動和技術交流，更是傳統、信仰、制度和思想上的相互認同。

三 訪問台灣

在這次旅程中，我有機會訪問了位於中國台灣的故宮博物館，我高興地看到，中華文明的結晶得以保存。展覽廳分類展出了玉器、銅器、陶瓷、書畫和其他特展，有不同歷史時期的展品，像唐三彩、明朝的青花瓷瓶，也講一些帝王與道。使我關注的仍是那些商、周、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：看那西周晚期的頌壺和上海博物館的春秋時期龍紋方壺多相像啊！一定是同源、同種，同根呀。

隨着人群，我們走向那圍着很多人的地方，人們都在滿有興趣地看毛公鼎。它不僅僅是體積大的鼎，博物院的著名的國寶，更重要的是鼎內5百字的銘文。它的內容反映了西周的歷史。周宣王即位後，毛公為何鑄造了這個鼎的。

同樣，在上海博物館，我們看到了存放的鎮館之寶，大克鼎。它體積龐大，外型的青銅器紋飾，精美，鼎內同樣鑄有2段銘文。記錄了西周晚期一位“膳夫”和他先祖的光榮事迹，和鑄造大鼎歌頌天子的美德，祭祀祖父的在天之靈。

這兩件鼎，都來自於中國內陸地區，發生在周朝與周天子相關聯的不同事件，這些銘文對研究西周歷史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這次中國之行，我不僅瞭解了今日的中國，更多理解了它的過去。我有機會與家人團聚。我深深地感到，決勝中華大地，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，無論何時何地，他們都有一顆中國心。



蘇格蘭國立美術館以珍藏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作品見長，這次展出了幾位藝術家的早期的作品：馬克斯·恩斯特繪畫《塔樓》，1916年，《海洋與太陽》，1925年；米羅等的作品。這些作品的內容有些難以辯認，超出了我們常態意識所感知的現實。

美術館還有其他的藝術創作，館內佈置，令人觀而嘆之，很是難忘。

上海是一個具有5000多年歷史文化發展的城市，除了它的日新月異的經濟和城市建設外，我有興趣瞭解更多的文化底蘊。我們來到了